

• SHANGHAI YINGTAN HUANJIU

曹懋唐 伍论 编著

上海影坛话旧

上海影坛话旧

曹愁唐 伍伦 编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孟 涛

封面设计：乐秀锦

上海影坛话旧

曹懋唐 伍 伦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125 插页 8 字数 122,000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600 册

书号：8078·3631

定价：1.40元

目 录

上海电影登场两重奏	1
商务印书馆电影部创业前后	9
建设影城的前驱者	18
《孤儿救祖记》救了“明星”	24
高梨痕的一生	31
陈铿然的两场斗争	36
“南国”与“中旅”	44
黎家班子	51
万氏卡通	58
武侠女星的血和泪	68
黄宗霑两次回国拍片	76
初试新声	81
“不怕死”的洪深	88
“诗人导演”和“电影皇帝”	94
郑正秋的转变	104
艺华公司被打记	113
“王先生”与“李阿毛”	121

欧阳予倩半路出家从影	128
“电通”与党的电影小组	134
沈西苓的《上海二十四小时》	144
吴永刚的《神女》	150
“人言可畏”的牺牲者——阮玲玉	155
《新女性》的影子——艾霞	166
《狼山喋血记》及其编导者	176
《夜半歌声》的台前幕后	182
《阿比西尼亚》事件	193
专演“坏蛋”的演员	198
“昆仑”的崛起	204
从“苦干”、“文华”说到石挥	214
梅兰芳的“镜子”	221
长江影业公司的诞生	231
“大光明”迁沪纪实	236
香港驱赶进步电影工作者事件	243
“八大公司”参加国营的经过	249
编后记	254

上海电影登场两重奏·

第一部国人摄制的短故事片《难夫难妻》，1913年在上海诞生了，第一部国人摄制的长故事片《阎瑞生》，1921年在上海公映了，它们成了中国故事片的“开路先锋”，也是上海电影登场的两重奏。

自从上海变成“十里洋场”以后，不少洋人如饿虎扑羊般的拥进来“淘金”，凭借租界特权，掠夺我们的财富，吮吸我们的民脂民膏。哈同只身流浪到上海，就以搜刮地皮起家，曾几何时，上海一大块一大块土地，都归他私有，这是人所共知的千万个掠夺者之一。对刚刚兴起的电影业，那些洋人当然也不会放过。有个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借得五百元为资本，收购了一架破旧的放映机和几本破碎不全的外国影片，在四马路（今福州路）青莲阁茶楼底下一间小屋内，悬挂了一块白布代替银幕，雇用了几个吹鼓手，在门前替他吹打洋鼓洋号，吸引着好奇的过路人。

进去观看。这个雷玛斯，就靠几本外国老片的放映发了大财，陆续兴建了虹口、万国、维多利亚、夏令配克、恩派亚、卡德等等电影院；又曾几何时，便面团团作起富家翁，腰缠百万，“衣锦荣归”了。

外国人来上海拍电影，要算美国影片商人布拉士其最早。1909年他来上海，组织了亚细亚影戏公司，他们拍摄了一些滑稽短片，不受欢迎，就让给另一美国人依什尔接办。依什尔在上海担任南洋人寿保险公司经理，结识了几个洋行买办，知道美化洋行买办张石川喜欢演新戏，还和一些从事文明戏的演员交往密切，就约他任亚细亚公司顾问，让他负责影片拍摄的全部剧务工作。

张石川曾在他的回忆文中写道：“远在民国元年，我正在从事于一种和电影毫无关系的事业。忽然我的两位美国朋友，叫做依什尔和萨弗的，预备在中国摄制几部影片，来和我接洽，要我帮他们的忙。”“为了一点兴趣，一点好奇的心理，差不多连电影都没有看过几张的我，却居然不加思索地答允下来了。因为是拍影戏，自然就很快地联想到中国固有的旧戏上去。我的朋友郑正秋先生，一切兴趣正集中在戏剧方面，每天出入剧场，每天在报上发表《丽丽所剧

评》，并且和当时名伶夏月珊、夏月润、潘月樵、毛韵珂、周凤文等人混得极熟。自然，也是我最好的合作者了。”（引自《明星半月刊》一卷三期张石川《自我导演以来》）

于是，张石川就邀集郑正秋、杜俊初（依什尔的翻译）、经润三（保险公司买办、张石川的母舅）等人组织新民公司，承接了亚细亚公司影片编剧、导演、雇用演员等摄制工作。新民公司在着手拍摄前，做了两件事：一是决定由郑正秋负责编写剧本，另一件是物色演员。正好有几个从事文明戏的演员从外地回来，就邀请他们参加拍戏，并就地补充了几个，在新民公司下面成立“新民新剧社”，不久改为“民鸣新剧社”。演员中有钱化佛、丁楚鹤、杨润身、许瘦梅等十多人，都是男演员，女性的没有。这样，就在演员中挑选几人男扮女装，饰演女角，如王惜花、张双宜、郭咏馥、胡恨生等，成了银幕上的“女角”了。

第一部故事影片《难夫难妻》，剧本是郑正秋编写的，郑经常用“丽丽所”名义写剧评，主张改良旧戏，提倡新剧，在辛亥革命前后，提出演文明新戏，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他所编写的电影剧本，其实不过是写了一篇故事。郑是潮州人，他看到潮州风俗，婚姻完全是封建买卖式的，

觉得应该予以揭露。就采用这个内容，写成《洞房花烛》故事，后改名为《难夫难妻》。故事描写“从媒人的撮合起，经过种种繁文缛节，在把面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为止。对旧婚姻的不合理，是不遗余力加以抨击的。”（引自《中国电影》创刊号，钱化佛口述《亚细亚影戏公司的成立始末》）影片是在香港路亚细亚影戏公司的露天摄影场拍摄的，由张石川、郑正秋联合导演，钱病鹤担任布景师，依什尔自任摄影师。

张石川、郑正秋都是破天荒拍电影，一点导演经验也没有。他们商量下来，由郑指挥演员的表演动作，由张指挥摄影地位的变动。张石川在回忆中说道：“导演的技巧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摄影机的地位摆好了，就吩咐演员在镜头前面做戏，各种的表情和动作，连续不断的表演下去，直到二百尺一盒的胶片拍完为止。镜头地位是永不变动的，永远是一个远景。倘使片子拍完了而动作表情还没有告一段落，那末，续拍的时候，也就依照这个动作继续拍下去。”（见前引张石川《自我导演以来》）他们化了很大的力气，拍了再拍，结果也只拍成四本。同时，这部影片是在外国商人办的公司里拍摄的，不能说是完全国产，所以我国早期出版的电影杂志，很多不以这部影片作为开端。而且，影片摄

制，无论导演和演员，都没有经验，显得粗糙、拙劣、幼稚；但是，无可否认，张石川、郑正秋开创了中国人自摄影片的先例，做了中国电影的拓荒人，为他们以后在中国电影事业上取得一定的成绩，奠定了基础。

影片《难夫难妻》，讽刺和抨击了封建买卖婚姻制度的不合理，提出了一个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性问题，不把电影单纯当作消遣的商品，这个起步是难能可贵的。

在这里，也应该一提的，那就是过了三年后，张石川与管海峰合作，在徐家汇自办一个幻仙影片公司，摄制了以揭露帝国主义运销鸦片来华，贻害国人为主题的《黑籍冤魂》（4本），由张石川、管海峰导演，主要演员有查天影、徐寒梅、洪警铃等。这部影片内容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可惜他们资金周转不灵，没有再拍第二部。

1920年，上海发生了一起谋财害命的案件，有一个挥霍无度、嗜赌成性的洋行买办阎瑞生，因为向友人借了钻戒，抵押出去购买跑马票未中，无法偿还友人，焦急异常。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他的友人朱老五（上海闻人朱葆三的儿子）处，遇到名妓王莲英，见她身上佩带不少贵重饰物，顿起恶念，暗中购买了麻醉药水和绳

索，并得到洋行同事吴春芳的协助，假称外出兜风，开了汽车，把王莲英骗来，半夜里在九亩地用药水棉花闷倒，以绳索勒毙，抢去身上的饰物后，把尸体移到麦田里。出事后，他先后逃往青浦、松江，又外逃到青岛、海州等地。在徐州车站被缉获，押回上海，阎瑞生、吴春芳都被判死刑。当时，上海一些报纸，都发表了“枪毙阎瑞生”为大标题的新闻。

这件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上海新舞台为了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改编成文明戏上演，竟然连续演出达半年之久，卖座空前。这出戏的上演这么久，引起了当时几个洋行买办以及影片从业员等的兴趣，准备组成一个影片公司，把舞台演出的《阎瑞生》拍成电影。1934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年鉴》中，谷剑尘有过这样的叙述：“民国十年，施炳元（彬元）、徐欣夫、顾肯夫等，因见新舞台把上海实事阎瑞生谋杀莲英一案，排成剧本，卖了半年座，便发起组织‘中国影戏研究社’，把这故事拍成电影，共计十本，由商务印书馆代摄。片成之后，以高价租赁夏令配克公映，于一星期内，居然赚了四千元。”

“中国影戏研究社”设立在南京路，即现在的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对面的弄堂里，发起人除上面提到的几人外，据了解还有商务印书馆

电影部导演任彭年，在洋行工作的邵鹏，《电影杂志》编辑陆洁等人。这些人合在一起，目的就是看到新舞台演出盛况，想把它拍成电影，可捞取一笔可观的收入。正好当时“商务”电影部的摄影棚有空，近水楼台，由“商务”代拍没有困难。这个社就决定由任彭年去约商务印书馆机要科工作的杨小仲编写剧本及字幕。他们看中杨小仲，因为他经常写些小说发表。影片由任彭年自任导演，廖恩寿任摄影。

在物色影片中主要角色的演员时，不从表演艺术上来选择。他们选中了另一个洋行买办陈寿芝饰演阎瑞生，据说陈和阎是好友，面貌和阎非常相似，陈的一些动作，也很能摹拟阎瑞生的神态。更为荒唐的是还挑选了一个妓院出身已经从良的小姊妹来扮演王莲英，据说演妓女最好是当过妓女的人扮演，会恰到好处。这个“小姊妹”的丈夫，也在戏里扮演阎的朋友朱老五。洋行工作的邵鹏则饰演帮凶吴春芳，因为邵鹏和吴春芳本来是好友。

影片于 1921 年上半年摄成，7 月 1 日上映于夏令配克影戏院（今新华电影院）。当时，这个戏院老板，就是前面提到的西班牙商人雷玛斯，是一家相当豪华的影院，一般都映外国片。中国人要向他租赁，每天要付出租金二百元，广

告杂费二百元。这个“研究社”，怕收费太高，亏蚀不起，于是穷思极想，大做广告，出现了广告中用奇妙的台词来吸引观众。果然有意想不到之效力，第一天客满了，以后又连续不断地“爆满”。

影片《阎瑞生》把一件社会丑闻故意夸大、渲染，绘声绘色地描写一小撮社会蠹虫如阎瑞生、吴春芳之流的犯罪行为，是一部极端恶劣的影片。影片上映后，上海总商会曾提出要求取缔，他们认为：“商界子弟，血气未定，鉴别力本极薄弱，若再以此等影片日渐灌输，恐数年间所受义务教育之功用，尽为其摧毁于无形。”其他社会团体和正直的舆论，亦纷纷严予斥责；然而一般资产阶级心目中，以为拍电影只要迎合市民趣味，便可以发家致富。不久，就有但杜宇创设的上海影戏公司拍摄《海誓》和管海峰等创设的新亚影片公司拍摄《红粉骷髅》，均于第二年次第摄成，成了中国最早的三部长故事片。如果说，中国最早短故事片尚有一定积极的内容，那么，这三部长片，艺术质量低下，主题思想庸俗无聊，实质上是宣扬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文化，是和“五四”以来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的。

商务印书馆电影部创业前后

十九世纪末，我国民族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创办，是民族工业在出版界的一支新兴力量。光绪二十三年（1897），夏粹芳、鲍咸恩、鲍咸昌、高梦旦、张元济等在上海发起设立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那时因资金不易筹集，曾有日本商人投资，经营出版事业。嗣后逐步将日本商人持有的股份作价收回，成为单纯的民族资本企业，业务蒸蒸日上。

1932年，“一二八”事件发生，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在闸北狂轰滥炸，商务印刷厂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首当其冲，据说就是因为日商不甘心被迫退出，借此加以发泄、摧毁的缘故。

商务印书馆原未设立电影部。1917年，有一个美国商人想来中国拍电影，他携带了巨资和部分电影器材，全家到南京寻觅到一个场所，开设公司。但事与愿违，一方面他不熟悉电影的摄制，加上又得不到国人的协助。过不多久，

所携资金全部用罄，连归家的路费也无法筹措。他在绝望中想起上海还有一个朋友熟悉，就是商务印书馆的交际科长谢秉来。特地电邀谢到南京，摊陈困难，要求设法找人合作。经过谢秉来的奔走，没有人愿意和他合作。最后，谢向“商务”当局提出电影事业有大利可图，是否可以将他携带的机器什物以最低价收购？经过公司同意，就将美国人携带的机器、底片及其他设备，全部盘进，代价不满三千元。实际上如添置其中的一架机器，就远不止此数。商务印书馆的资本是比较雄厚的，但兼营电影事业，则是这三千元起了家。

关于商务印书馆以三千元起家拍电影的经过，徐耻痕在《中国影戏之渊源》一文中，也曾有过这样一段叙述：“民六之秋，又有美人某携资十万，并底片多箱及摄影上应用之机件等，挈眷来华，设制片公司于南京，拟为大举。讵以不谙国俗人情，所拟辄阻，以致片未出，而资已折阅殆尽。时商务印书馆有谢秉来者，与此美人为素稔。美人无已，乃招谢赴宁，与之磋商盘让事。唯时华人脑中，犹不知电影为何物，安肯投巨资以经营此冒险事业者，荏苒多时，竟无人过问。美人焦急万状。幸谢爱友情殷，挺身相助，乃立电沪上总公司，备述受盘之利益。旋得复

电，给予全权办理。乃约期点物议价，计盘进百代旧式骆驼牌摄影机一架、印片机一架、底片若干尺暨所有生财，为数不满三千元。美人得此微资，嗒然回国。此为商务印书馆兼营影戏事业之开始。”（引自《中国影戏大观》第一集）

商务印书馆盘进了这笔器材后，就决定试拍电影，先附设在印刷所照相部内，聘请留美回来的叶向荣任摄影师，拍摄新闻短片，如《盛吉苏大出丧》、《上海红十字会游行》、《商务印书馆放工》、《上海焚土》等，拍成后卖给片商，作为加片上映。

第二年，“商务”发起人之一鲍咸恩的儿子鲍庆甲，赴美考察印刷事业。他曾到过好莱坞，对电影事业也作了一些调查，感到很有兴趣。回国后，知道照相部已在试拍中，就主张在照相部外另成立活动影戏部，派陈春生主其事。陈春生本来是基督教会刊物的编辑，“商务”董事长夏粹芳、总经理高梦旦、印刷所长鲍咸昌等都是基督教徒，他们对陈颇信任，就让他负责活动影戏部工作。陈还调来他的同乡、原在印刷所装订部的工人任彭年当助手。



任彭年

任是工人俱乐部励志社游艺组的活跃分子，喜爱京戏，经常登台串演，也常排演一些文明新戏。这时摄影师叶向荣已离职他去，又把照相部技工廖恩寿调做电影摄影师。陈春生、任彭年主持活动影戏部后，作了一番规划，打算拍摄风景片、新闻片、教育片、戏曲片和新剧片。这个规划经过“商务”董事会批准，就开始摄制起来。

风景片方面，尽量做到介绍祖国的美丽山川，他们先后拍了《北京》、《南京》、《庐山》、《西湖》、《泰山》、《曲阜》、《龙华》、《普陀》、《济南》、《长江名胜》等片，拍成后，受到南洋影片商人的注目，纷纷购买拷贝去南洋各埠映出。

新闻片方面，过去已取得一些经验，他们又拍了《远东运动会》、《欧战祝胜游行》、《国民大会》、《军舰下水》等片。

教育片为了配合当时的学校或社会教育而摄制的，他们拍摄了《养真幼稚园》、《盲童教育》、《女子体育观》、《陆军教练》、《养蚕》等等，包含了为新学教育服务的内容。

戏曲片方面主要介绍了京剧名伶的杰出表演，摄制了梅兰芳的《春香闹学》、《天女散花》，这是梅兰芳首次拍电影的处女作。又拍了周信芳的《琵琶记》片断，但没有拍完。